

明

史

四
七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總管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壽奉

敕修

項忠

韓雍

余子俊

阮勤

朱英

秦紘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從英宗陷於瓦剌令飼馬乘間挾二馬南奔馬疲棄之徒跣行七晝夜始達宣府景泰中由郎中遷廣東副使按行高州謀報賊攜男女數百剽村落忠曰賊無

攜家理必被掠良民也戒諸將毋妄殺已訊所俘獲果
然盡釋之從征瀧水獠有功增俸一秩天順初歷陝西
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時陝西連歲災
傷忠發廩振且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七年以大理卿
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羌叛
忠疏言羌志在劫掠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
便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衆盡降西安水
泉鹵不可飲爲開龍首渠及阜河引水入城又疏鄭白
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
祠祀之陝西數苦兵成化元年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逗

留雖云才怯亦由權輕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
功宜許以軍法從事廟堂舉將才踰年不聞有一人應
詔陝西風土強勁古多名將豈無其人但格於不能答
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善答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責之
武人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事不能用毛里孩寇延綏
詔忠偕彰武伯楊信禦之無功明年信議大舉搜河套
敕忠提督軍務忠方赴延綏而寇復陷開城深入靜寧
隆德六州縣大掠而去兵部劾忠帝特宥之搜套師亦
不出又明年召理院事四年滿俊反滿俊者亦名滿四
其祖巴丹自明初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戶畜牧爲雄長

仍故俗無科徭其地在開城縣之固原里接邊境俊獷悍素藏匿姦盜出邊抄掠會有獄連俊有司跡逋至其家多要求俊怒遂激衆爲亂守臣遣俊姪指揮璫往捕俊殺其從者劫璫叛入據石城石城卽唐吐番石堡城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山上有城砦四面峭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俊自稱招賢王有衆四千都指揮邢端等禦之敗績不再月衆至二萬關中震動乃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務太監劉祥總兵官都督劉玉帥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師未行而巡撫陳价等先以兵三萬進討復大敗賊因官軍器甲

勢益張朝議欲益兵忠慮京軍脛弱不足恃且更遣大將撓事權因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今秋深草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大學士彭時商輅主其議京軍得毋遣忠遂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分軍七道抵石城下與戰斬獲多伏羌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幾破忽中流矢死王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衆力戰王得出乃列圍困之適有星孛於台斗中朝多言占在秦分師不利忠曰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日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

見忠偕劉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瑋諭以速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瑋以歸俊氣沮猶豫不出忠命縛木爲橋人負土囊填濠塹擊以銅礮死者益衆賊倚愛將楊虎狸爲謀主夜出汲被禽忠貫其死諭以購賊賞格示之金且賜金帶鈎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禽焉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毀其城鑿石紀功增一衛於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而還初石城未下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渡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當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餘戰彭時商輅知忠能辦賊不從中制卒用殄賊論功進右都御史與

林聰協掌院事白圭旣平劉通荆襄間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鬍子者名原僞稱平王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內鄉渭南諸縣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六年冬詔忠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忠乃奏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彪亦就禽時白圭爲兵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叅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瓦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調忠疏爭且劾綬罪帝爲召綬還而聽調土兵如故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忠命副使余洵都指

揮李振擊之遇於竹山乘溪漲半渡截擊禽李原小王
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
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
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疏陳善後十事悉允行忠
之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卽殺之民有自
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給事中梁
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白圭亦言流民旣成業者宜
隨所在著籍又駁忠所上功次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
都御史廕子綬錦衣千戶諸將錄功有差忠上疏言臣
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

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
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猖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
固當死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其久附籍
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鬪劫殺若此
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
虛勢怵之非實事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
圭所遺先時中外議者謂荆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平
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爲口實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
車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
使臣爲馬鄧之續帝溫詔答之八年召還與李賓協掌

院事後二年拜刑部尚書尋代圭爲兵部汪直開西廠恣橫忠屢遭侮不能堪會大學士商輅等劾直忠亦倡九卿劾之奏留中而西廠遂罷直深恨之未幾西廠復設直以吳綬爲腹心綬挾前憾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而綬嗾偵事者誣忠罪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復交章劾忠事連其子經太監黃賜興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等詔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抗辯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爲之白者竟斥爲民賜與震等亦得罪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乃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忠侔儻多大略練

戎務彊直不阿敏於政事故所在著稱子經經子錫錫子治元皆舉進士經江西叅政錫南京光祿寺卿治元員外郎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略稱錄囚南畿碭山教諭某笞膳夫膳夫逃匿父訴教諭殺其子取他尸支解以證旣誣服雍踪跡得之白其冤出巡河道已巡按江西黜貪墨吏五十七人廬陵太和盜起捕誅之十三年冬處州賊葉宗留自福建轉犯江西官軍不利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遇伏死詔雍及鎮守侍郎楊寧督軍民協守會福建巡按御史

汪澄牒隣境會討賊鄧茂七俄以賊議降止兵雍曰賊果降退未晚也趨進賊已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服雍識景泰二年擢廣東副使大學士陳循薦爲右僉都御史代楊寧巡撫江西歲饑奏免秋糧劾奏寧王不法事王府官皆得罪時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望所規畫措置咸可爲後法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西副使寧王以前憾劾其擅乘肩輿諸事下獄奪官起大理少卿尋復爲右僉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石亨旣誅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雍言律重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

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深歎服出之母憂起復四年
巡撫宣府大同七年議事入覲帝壯其貌留爲兵部右
侍郎憲宗立坐學士錢溥累貶浙江左叅政廣西猺獞
流剽廣東殘破郡邑殆徧成化元年正月大發兵拜都
督趙輔爲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兵部尚書
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改雍左僉都
御史贊理軍務雍馳至南京集諸將議方略先是編修
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
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
賊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諸將主其說請令遊擊

將軍和勇率番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
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
直搗大藤峽南可援高肇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
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旣傾餘
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
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衆曰善輔亦知雍才足辦賊軍謀
一聽雍雍等遂倍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興安擊破之至
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圖與諸將議
曰賊以修仁荔浦爲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
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賊窮追至力山禽千二

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十月至潯州延問
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
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
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
爲嚮導雍見卽罵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
愕旣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剝腸胃分
挂林箐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令總兵
官歐信等爲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身與輔督都指
揮白全等爲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叅將孫震等爲
二哨從水路入而別分兵守諸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

懼先移其累重於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南山多置滾木礮石鏢鎗藥弩拒官軍十二月朔雍等督諸軍水陸並進擁團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右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以拒官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別遣壯士從間道先登據山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砦生禽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厓間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分兵擊餘黨鬱林